

□汤伟

2018年10月9日,一位平凡的老者停止气息,走完了他91年的人生之路,他,就是我的父亲。

父亲名叫汤耀华,1927年生于阳谷县的一个村庄。他1944年参加革命,1987年离休,主要在鲁豫交界的聊城和安阳、濮阳等地工作。几十年工作,无论阳光或阴霾,顺利或挫折,欢笑或烦恼,他都从容走过,就像奔腾大河里的一叶扁舟,战胜或躲过了无数惊涛骇浪,最终驶向了人生彼岸,身后留下的是清清白白的历史。

父亲八岁丧母,为生活所迫,跟随祖父逃过荒要过饭,十岁就下地劳作,十五六岁在酒坊打工,与成人一样干重体力活,还常遭到监工的打骂。这也应了那句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,艰辛的劳作练就了他自主、独立、倔强的性格,开启了追求光明自由的理想之路。

父亲在抗日烽火中毅然参加了革命,进入冀鲁豫边区抗日中学,成为了抗日革命队伍中的一员。抗日中学是游击性的,没有固定的校园,条件异常艰苦。父亲每天跟随部队行军打仗,安顿下来就学习文化、向群众宣传,与日伪军遭遇时,就参加战斗。吃的是小米和野菜,饥一顿饱一顿,睡的是草铺和院场,有时天当被地当炕。在土改斗争中,他率领武装工作队深入村庄农户,清剿土匪兵痞,惩治恶霸地主,开展减租减息运动,带领穷苦农民翻身解放。解放济南战役中,他带领解放区的支前民工队向参战部队运送粮食和物资,一路上遇到了飞机轰炸、散兵袭击、船只搁浅等艰难险阻,及时将支前物资送到了前线。

受组织培养,父亲于1947年毕业于冀鲁豫边区建国学院,按现在说法是高等教育、大专学历,是工农干部中的知识分子。我小的时候,有什么不懂且想知道的事情,先去问他,每次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和解释。他写一手大而流畅的草体,平时都用圆珠笔,凡工作中的讲话、规划、报告等等,往往都是自己执笔。此外,他还精通财会,对数字要求严格,坚持实事求是,力求精准。

参加革命后,父亲逐渐由青年农民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,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,无论在领导机关还是基层,无论在人生的波峰或低谷,他从未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



党员,从未忘记党的教诲,从未忘记党的原则和要求。

他兢兢业业,为事业敢于担当。刚刚解放,他从行署机关来到县里的一个区工作,他未讲任何条件,远离家庭一干就是二十多年。那里是黄泛区,经济贫困,二三百平方公里,数万人口,仅靠黄沙薄地的农业维持百姓生计,群众一年四季为温饱奋斗。他除了必须的工作外,每天骑着自行车下村庄,走在各村的土路上、河道旁,出现在地头边、田埂上,指导种田、谋划高产、处理问题、解决困难。他与百姓打成一片,吃在农家,住在村部,全区每个生产小队负责人的名字都能叫得出来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黄河爆发大洪水,区里几十公里的黄河河道,河水冲击着河堤,危险随时可能发生。父亲临危受命,立下军令状,带领全区上万名民工日夜加固大堤,强忍着肠胃病痛,几十天奋战在抗洪一线,关键时刻几天几夜不合眼,取得了抗洪斗争的最后胜利。

父亲生于贫穷,长于贫困,长期工

作在落后地区,知道群众的疾苦,理解党和政府的难处,骨子里种下的就是廉洁的种子。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天,他在县人民银行任行长,一名下属到家里串门,随手带了两瓶罐头,对方没有事情相求,仅仅表示心意,他热情地接待了人家,但对拿来的罐头婉言谢绝,坚决不收。他从不放松对孩子们的教育和监督,经常在电话中提醒,每次回老家外出吃饭,他都要问清楚是谁买单,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不要吃公家的饭,即使个人的也要节俭。

父亲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拿90多元的工资,这在当地已经是很高的收入了。但他特别“会过”,穿的内衣、袜子大多是打补丁的,他用的锅、烧水的壶等家什都是几次修补过的,一般家用的东西,只要修修补还能用,他都要想方设法再用下去。他省吃俭用攒钱,自己舍不得花,显得很抠门,但其实他慷慨大方,把多年的积蓄或是补贴了孩子,或是捐赠了社会。我终于明白了一个耄耋老人的人生态度和心愿,不为利己,不追享乐,只有深深的家庭和社会责任。

父亲在生活中是一个传统的人,崇尚并坚守传统美德,珍惜家庭,关爱家人,视家庭和睦为崇高的荣誉和幸福,他与母亲携手走过了近七十年的人生历程,养育了8个孩子,生活中难免磕磕碰碰,但始终忠贞于爱情,风雨同舟,相扶偕老。他疼爱孩子,不仅仅表现在物质上的关怀,更注重淳朴的家风、心智的教化和严格的要求。记得小时候,当他少有地回家时,总会饭后牵着我们的手散步,讲一些历史故事、做人的道理乃至国际形势,寓教于生活。另一方面,他又严格要求孩子们,比如培养讲卫生习惯,日常发现谁弄脏了衣服就要严厉训斥,当面清理干净。

这就是我的父亲,一个老革命、老党员、老干部,他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,也没有令人羡慕的权力和位子,但他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完成了事业之路,平平常常幸幸福福走完了人生旅程。斯人已逝,生者如斯。我仿佛看到了父亲那慈祥的面庞在对我微笑,那深情的眼睛在注视着我,他一定是在天国为我们祈福和保佑,就像我们孩提时无微不至的关怀。我深爱着父亲!我将凝聚爱的力量、思的智慧,擦干悲痛的眼泪,抚平内心的悲伤,走好自己的人生路,让天堂的他放心。

【心情驿站】

□程应峰

有篇科普短文《永不消逝的生命密码——味纹》,说到了人类的气味,这种由基因决定的气味叫做味纹,始终存在,而且终生不变,可以作为识别一个人的标记。科学实验证明,人的味纹从手掌中可以轻易获得。首先将手掌握过的物品,用一块经过特殊处理的棉布包裹住,放进一个密封的容器,然后通入氮气,让气流慢慢地把气味分子转移到棉布上,这块棉布就成了保持人类味纹的档案。一个人离开某地后,其特殊气味分子就留在了原地的空气中。换个说法,这气味,就是一种无法触摸的生命之根。

其实,生命之根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。比如诗人,他写诗,也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诗句里,这些诗句,是属于诗人无法触摸的生命之根。对于诗人,时光就是将生命转化为诗歌的过程。当生命走到终点,肉体可以消失,但诗人的诗歌还在,他的生命自然而然藏在了所有的诗行中。同样的道理,小说家的生命接续在他构架的人

无法触摸的生命之根

物命运里,画家的生命藏在了他多姿多彩的画作中,作曲家的生命延伸在每一曲可以听到的迷人曲谱里。

只要生命生了根,一个人离去了,他的时光还是会妥妥安顿,成为迥异于肉体的另一种生命形式。一个人创造了什么,他的根就是什么,只要根还在,他的生命就在。当艺术生命达到永恒,艺术家的生命也随之达到了永恒。

墨西哥画家弗里达·卡罗在经历种种生命磨难之后,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但愿离去是幸,但愿永不归来。”她这里说的“离去”,是肉体的离去,绝非艺术生命的离去。她的绘画正是她的生命之根,她的生命因为有了根,便有了经久不绝的意味。弗里达6岁时得了小儿麻痹,致使右腿萎缩。18岁那年,她乘坐的公共汽车与一辆有轨电车相撞,她的右脚脱臼、粉碎性骨折,肩膀也脱臼。虽然画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,但是终身不能生育,而且伤痛如影随形,有时不得不依靠酒精、麻醉品和卷烟来缓解肉体的疼痛。于是,弗里达在苦痛中试图用绘

画来转移注意力,父亲为她买了笔和纸,母亲在她的床头安了一面镜子,她以透过镜子感受自己的方式画各式各样的自画像,缓减生存之痛。

弗里达有着惊人的艺术天分,她画中的女性世界贴近自然和生命,在一幅题为《根》的画中,她横躺着的身体就像一棵生命之树,身体延伸出无数碧绿繁盛的枝叶,叶子上的红色血管像根一样深入大地,将她和大地紧紧相连。她将自己赤裸在画面上,却丝毫未生“情色”之感,她自身的“女性特征”被很多隐形的东西覆盖甚至抹去,以至于观者不自控地被她描摹的“故事”情节所牵引:她的新鲜活泼、她的爱恨情仇、她的支离破碎、她的不厌其烦,昭示着她肉体之外的生命是何等强劲旺盛,生机勃勃。

因为沉浸于多姿多彩的绘画世界,弗里达有了别样的人生“趣味”,拥有了自己的生命之根。她活在自己的生命之根里,活出了超乎寻常的坚韧,活出了女皇般的霸气,活出了瞩目的人生绚烂,活出了不一样的人生完美。

【谈心社】

□姚秦川

平日里,如果手头不忙,我会邀上几个好友,来家里围坐品茗,说说闲话,聊聊生活。茶,并不特别珍贵,有些是自己买的,有些则是亲朋送的。虽然茶普普通通,但朋友说,茶喝起来对胃口,最重要。

泡茶时,茶叶在第一次冲水中,卷曲的茶叶并没有完全舒展开来,冲出的茶水也略带泥土的涩味,有的人不喜欢喝第一泡茶,会直接倒掉。不过我觉得,第一泡茶虽然青涩,但它是茶叶本身的味道,纯朴中含有天然的乡土味。第一泡冲出的茶水,就像懵懂的少年,青春、热切、质朴。

第二次冲水,茶叶伴着水雾升腾,徐徐舒展,一缕缕清香慢慢溢出,茶叶也上下沉浮,静静地望着展开的青叶,不失矜持而缓缓地落在壶底。这几度沉浮的叶子,此时有点像我们的中年,经历了坎坷路程,不再青涩稚嫩,沉到壶底,散发甘醇的香气。

冲第三次水时,茶淡如清风。像极了人生到了耳顺以后,寒暑雨雪已是记忆,沉淀下来的则是淡然。幸福也淡,痛苦也淡。忽然想起了唐代诗人卢仝的七碗茶歌:一碗喉吻润,两碗破孤闷,三碗搜枯肠……茶是灵魂的朋友,举杯不必邀明月,对着茶,便如同遇到了知己。慢慢地品,静静地思索,就好像在与大自然沟通,可以倾诉,可以自省,得此境界,夫复何求?

喝茶,不但品其味,还能从中学到更多。

多年前,朋友从云南出差回来,给我捎回一饼上等的普洱茶。这茶色泽亲和,有淡淡的奶香味儿。拈几丝放入沸水中,叶片慢慢洇开,上下沉浮,丝丝清香不绝如缕。茶水看似浓郁,饮则不腻。

品了那么一丁点儿后,我就将这饼普洱茶珍藏起来,自己舍不得喝。要知道,越陈越香被公认是普洱茶的最大特点,更有称普洱茶是“可入口的古董”。它不同于别的茶贵在新,普洱茶贵在“陈”,往往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升值。

那天,家里忽然来了一位老家的亲戚,母亲用命令的口气,让我将珍藏的普洱茶拿出来招待。说实话,我心里有那么一点点不舍,本打算和母亲商量,看能不能用别的茶招待。不过,看到母亲不容分辩的神情,我不敢怠慢,赶紧进屋从柜子中将普洱茶拿了出来。

母亲接过茶,没有片刻犹豫,直接掰下一块,亲自为客人冲茶。我不知道这位亲戚是何方神圣,竟让母亲如此重视。趁着母亲走进厨房忙碌,我赶紧也钻进厨房询问母亲,这亲戚到底是什么来头?母亲听后一脸平静地说,没有什么来头,就是老家的一个本家叔叔。听了母亲的话,我多少有些泄气,心想,又不是什么至尊人物,用得着拿如此名贵的普洱茶招待吗?母亲一定是看出了我的小心思,却没有言语。

待客人走后,母亲将我叫到她的房间,郑重其事地对我说:“今天,我们用普洱茶招待这位从农村来的叔叔,说实话,一点也不为过。你可能早就不记得了,你还是小孩子时,每次回老家,叔叔一家总是将最好吃的东西拿给你,虽然不过是一块糖或一块点心,但叔叔家的儿子吃不上一口。有好几次,我发现,你叔叔家的儿子站在门背后偷偷抹眼泪。”说到这里,母亲叹息了一声说,我们两家算不上什么至交,但人家每次都用招待贵客的方式招待我们,我们不能连最基本的感恩都做不到。

母亲明显沉浸在对当年往事的回忆中。她轻轻地握住我的手说,任何贵重东西都是身外之物,包括这饼普洱茶。对我们老百姓来说,普洱茶和别的茶没有什么区别,它们无高低之分,就好像人无贵贱排列一样。所以,在我们心中永远保留的,应是一颗懂得感恩、朴素的心。

人生一道茶